

马克思恩格斯 报刊活动年表

校 内 用 书
注 意 保 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新闻理论教研室编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报 刊 活 动 年 表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新闻理论教研室 编

说 明

这个年表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九七八级研究生童兵和郑保卫两位同志的劳动成果之一。他们在导师指导下，从编写年表入手，熟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报刊活动，这对于他们往后的研究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同时这个年表本身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参考材料。

本书主要材料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参考了几种业已出版的他们的生平事业年表，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新发现的文稿、和一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方面的新材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恩室提供尚未付印的《全集》后几卷的译稿，北京图书馆马列室为我们查找资料，一并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中的缺点和错误一定不少，希望得到读者和专家的指正和批评。

* * *

本书引文中凡不注明出处者，都是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括号内的中文数字为卷数，阿拉伯数字为页码。此外，为方便查阅，参照编译局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注释选编》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名索引》，将本年表提及的报刊与人名汇集起来，略作删节，编成《报刊索引》和《人名索引》，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附于书末，供读者参考。

序

这几年，我国对于新闻学研究的兴趣急剧增长，有关新闻学的书报杂志不断出版，这是一件大好事，是我国新闻事业繁荣昌盛的一个侧面。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迫切需要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新闻活动和新闻理论作比较系统的研究。因为我们所从事的新闻工作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新闻工作，我们将永远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办报方针来办好我们今天的新闻事业。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新闻活动和新闻理论，不但要选读他们这方面的重要著作，而且最好先要对他们的办报的全部活动和有关报刊工作的论述，按年月作一提要。这个工作本身虽还不是一种研究，但这是研究前的准备工作，是为研究者提供一种历史资料，也可视为一种工具书，为研究者随时查检提供方便。

我们在这里首先编印出来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无产阶级报刊活动家的伟大典范的报刊活动年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数十年的革命活动中，报刊活动是他们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光辉思想和对革命的指导经常是通过报刊发表出来，报刊成为他们手中锐利的思想武器。他们在半个多世纪的报刊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在扶植与指导无产阶级报刊、揭露与抨击资产阶级报刊的斗争中所阐述的一系列原则、方针和策略，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胜利发展指明了正

确的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这里，让我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报刊活动作一极其简略的回顾。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青年时代就开始了他们的报刊活动。那时，他们在政治上还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思想上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而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追随者。他们仇恨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制度，他们以报纸作投枪刺向这个反动制度。马克思曾经主编的《莱茵报》就是这一时期他们的办报思想的体现者。

《莱茵报》这一时期的工作对马克思的一生具有莫大的意义。马克思同情人民，依靠人民，人民生活的困苦促使他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大大推动了他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

然后，大约在1843年左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目光转向工人阶级，他们注视着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工人的报刊。

在此以前，欧洲各国的工人报刊都由“联谊会”、“互助会”之类的工人组织主办，内容不外乎呼吁保障工人生活、改善劳动条件等等，这是无产阶级还不十分成熟的表现。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人民宪章运动和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标志着有觉悟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工人运动这一新时代的到来。

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见。巴黎工人阶级是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先锋。在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根本转变，成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他们以自己的新世界观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揭开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新篇章，也揭开了无产阶级报刊事业的新篇章。马克思提出要“为真正独立思考的人们寻找一个新的集合地点”，“希望

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①这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报刊活动家的第一声报晓。

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欧洲革命风暴中出版的《新莱茵报》，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第一张最好的机关报。假如说，继《德法年鉴》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巴黎侨民小报《前进报》改造为从事政治斗争的报纸，又推动比利时《德意志—布鲁塞尔报》转变到明确的无产阶级党性立场上来，再千方百计协助出版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共产主义杂志》（试刊）等等一系列活动是他们从事无产阶级政党的报刊工作的最初阶段，那末，出版《新莱茵报》的这一年，便是他们一生报刊活动史上的光辉点。在这一年的报刊活动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办报方针、口号、原则，在以前办报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办报思想的基本原理，并逐渐形成了无产阶级的办报传统。

轰轰烈烈的欧洲革命失败了，封建统治者暂时胜利了，《新莱茵报》被迫停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被逐出欧洲大陆，在英国定居下来。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黑沉沉的年代，资产阶级的诽谤，工人运动内部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的诬蔑，就象大西洋的浊流，向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泼来。加上马克思生活上的贫困，多次濒临饥饿的绝境，所有这些，就象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特殊考验。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被敌人的攻击吓倒，也没有被艰难的生活征服，而是继续战斗。他们在伦敦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49年12月——1850年11月），试图

^① 马克思：致阿·卢格（1843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5，416页。

利用“杂志的优点”来剖析刚刚过去的革命，期待从杂志过渡到日报，以便再次利用“报纸最大的好处”来“干预运动”，

“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① 他们的计划未能实现，《评论》出至第六期便因经费匮乏而夭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支持自己的战友魏德迈在美国夺取舆论阵地，创办《革命》杂志和编辑《改革报》，同时又积极协助英法工人报刊和其他进步报刊的出版。在当时欧洲尚存的几家工人报刊如《寄语人民》、《民主评论》、《人民报》和法国共和派报纸《改革报》上，我们到处可以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由别人署名的某些政论也能看出经过他们辛勤加工的痕迹。而当工人报刊在欧洲反动高压下一家家关闭以后，他们甚至为一些进步的、或者有进步倾向的资产阶级报刊撰写了大量政论和通讯，以便借助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在沉闷的反动统治中为群众打开一扇射进真理之光的窗口，在茫茫黑夜里为无产阶级拨亮一盏充满希望的明灯。恩格斯为此曾自豪地说：“在欧洲革命的所有政党中，我们是向英美公众阐明自己事业的唯一的党”。^② 我们不要忘记，马克思这时正在写作他的《资本论》。他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系统的深刻的解剖，以便教育工人阶级起来埋葬这个制度。他是在极端繁重的科学研究中挤出时间来从事报刊政论活动的。

六十年代起工人运动重新高涨，无产阶级政党开始在一个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页。

②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3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30页。

国家一个国家里诞生，无产阶级报刊如雨后春笋般问世。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及其下属组织先后创办了70多种机关报，1872年光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出版了42种报刊。

这一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报刊活动的繁忙和紧张是可以想见的。马克思是“国际工人协会”的灵魂，协会的第一个《宣言》以及许多决议、声明都出自他的手笔。恩格斯为了生活，同时也为了接济马克思一家，先在曼彻斯特搞他的“鬼生意”，并利用全部业余时间从事通讯和政论写作；后来他也搬到伦敦，与马克思一起投身“国际”的事务。他们会见各国工人代表，参加许多会议，起草各种文件。与此同时，他们又在各自感兴趣的科学领域探索耕耘。就是在这样日理万机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忘记出版工人的报纸，手中的战笔从不停息。他们为维护《蜂房报》的无产阶级倾向顽强斗争；为让优秀工人担任《工人辩护士报》的编辑据理力争；为反对《共和国》报内部的机会主义分子挥笔疾书；为指导瑞士的《先驱报》和《平等报》、葡萄牙的《社会思想报》、俄国的《人民事业》杂志、意大利的《人民报》、法国的《平等报》和《正义报》、英国的《劳动报》、德国的《民主周报》和《人民国家报》等数十家工人报刊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工作、工作、工作。特别在巴黎公社期间，马克思要与各方面的代表接触，对公社送去详细而周密的指示，发出几百封信件；恩格斯作为总委员会委员要与许多工人运动领袖联系，要为国际起草各种文件。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他们还十分重视研究欧洲的新闻，凡有关公社的报道，马克思都作了大量摘录。他们还在许多报刊上发表文章，驳斥资产阶级对公社的诬蔑和诽谤，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正义人士支持公社的事业。

第一国际开创了各国工人运动无比壮大的新时代，这时不

仅出版了大量的工人报刊，而且出版了党的机关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感到无比兴奋，并且废寝忘食地关注和参加这些党报的工作。他们提出编辑方针，推荐编辑和通讯员，同篡夺报纸领导权的各种企图与行为作斗争。他们写信指示，亲临指导，提出批评，撰稿组稿，甚至解囊相助……。

这里侧重提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社会民主党人报》（1879年9月——1890年9月）的特殊关系。这份在国外出版的报纸是他们祖国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中心已从法国移到德国，因此，德国党的党报作为一面无产阶级革命旗帜，不仅对本国工人有号召力，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工人都有指导作用。然而，德国革命当时面临着重大困难：俾斯麦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党处于非法地位，党报不得不远离党的领导而在瑞士苏黎世出版。当时，党的领导集团中的右翼企图控制它，资产阶级分子也妄图通过经济手段插手党报，党报的领导权和编辑方针成了党内斗争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出面了。他们给党的领袖集团写通告信，声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适合于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如果它将是资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那末很遗憾，我们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一向在国外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①这封具有党内文件性质的信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民主党人报》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引的方向出版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十九世纪最优秀的无产阶级党报之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份报纸怀有深厚的感情。恩格斯在晚年说过：“《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党的旗帜”，“这无疑是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①从《新莱茵报》到《社会民主党人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党报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里程，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恩格斯逝世的时候，党报思想的许多重要原则业已形成，其要点是：党的政治性机关报必须由党来领导，必须正确地宣传党的思想和党的主张，必须坚持作为无产阶级的群众性舆论工具的独立性，必须调节和处理好党的领导机关、党报和无产阶级群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并且由工人自己提供资金、掌握钱袋。这样，才能从政治领导、编辑队伍、出版方针、资金来源等方面确保党报的无产阶级立场和独立自主原则，同时又可以保证不为机会主义者和野心家所篡夺与左右。这些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即我们称之为无产阶级党报的党性原则。继承这份遗产，掌握这些原则，学习它们、研究它们、发展它们，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无旁贷的光荣使命。

纵观马克思恩格斯长达五十多年的报刊活动，给我们留下了哪些难以忘怀的印象呢？

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坚强的人，他们没有一丝奴颜媚骨，他们主编的报刊，在任何压力下都不屈服，不妥协，决不拿原则作交易；他们鄙视风派，痛恨随风转舵的小人，认为捍卫真理献身是革命报刊工作者应有的基本品质；他们对来自敌人的攻击、诽谤、诬蔑、谩骂，坚决予以回击，毫不犹豫，决不手软。收入《全集》的文章，近三百篇

^① 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90、89页。

是属于论战和批判性质的文章。如《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康普豪森内阁》、《〈新莱茵报〉审判案》、《帕麦斯顿勋爵》、《答布伦坦诺的文章》、《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等等，都是在报刊上发表的犹如投枪匕首般的檄文，都是对敌人最无情的回击和最有力的驳斥。恩格斯曾经满怀激情地这样回忆《新莱茵报》说：“这是革命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象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反动政府的高压政策是从不低头的。无论在普鲁士封建专制主义的皮鞭下，还是在英、法等资产阶级政府的伪善面孔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当马克思还在青年时代，担任《莱茵报》主编时，报纸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抨击使政府十分恼怒，传下话来：如不改变报纸的方针，就查封《莱茵报》，股东们乞求政府施恩，责怪马克思的强硬态度。马克思对此既鄙视又忿懑，坚定地表示在方针问题上决不退让。他给友人写信说：“我仍然守在岗位上，只是因为我认为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让暴力实现自己的计划”。②以后，反动当局的迫害有增无减，“报纸编好以后必须送到警察局去，让他们统统嗅一遍，只要警察的鼻子嗅出一点非基督教的、非普鲁士的东西，——报纸就不能出

① 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9页。

② 马克思：致阿·卢格（1842年1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7页。

版”。^①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断然辞职：“我不能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也不能呼吸普鲁士空气。”^②

在敌人法庭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人们留下了无产阶级战士威武不屈的光辉形象。请大家读一读著名的《〈新莱茵报〉审判案》吧，敌人的法庭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宣传革命真理、揭露敌人卑劣嘴脸的讲台。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党性最纯、原则性极强的人。对于工人运动内部的种种机会主义思潮，他们历来的立场是：揭露，批判，斗争，肃清其影响，决不调和迁就，决不同流合污。这里我们可以举他们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的例子。1846年，“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掌握了为数众多的报刊，其代表人物之一是克利盖，他在他的在美国出版的报纸上冒充为德国共产主义在美国著作界的代表，宣称可以越过资本主义而跳进“共产主义天堂”，鼓吹所谓普遍的爱和兄弟合作的思想。十分明显，这与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宣布同克利盖决裂，领导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通过了由他们起草的《反克利盖通告》。在他们的揭露和抨击下，1846年年底，克利盖的报纸《人民论坛报》停止出版，他的关于“无限的爱”的说教也彻底破产了。

二十年以后的1865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的门徒施韦泽的斗争，也鲜明地表现了他们同机会主义路线势不两立的原则立场。起初，施韦泽约请马克思恩格斯为拉萨尔派掌握

① 马克思：致阿·卢格（1843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8页。

② 马克思：致阿·卢格（1843年8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3页。

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①撰稿，马克思恩格斯看到该报办报纲领中没有典型的拉萨尔的口号，同意了施韦泽的请求，并为它撰写了《论蒲鲁东》一文。后来，他们发现施韦泽完全继承了拉萨尔的衣钵，还同俾斯麦当局有勾搭，就公开要求施韦泽不要向俾斯麦作任何献媚。可是，施韦泽花言巧语，拒绝作自我批评，同时变本加厉地继续兜售俾斯麦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黑货。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开与之决裂，发表声明驳斥该报对俾斯麦的蛊惑宣传。以后，施韦泽再次请马克思恩格斯撰稿时，遭到他们的断然拒绝和严厉批评，声称，只要报纸不放弃拉萨尔的路线，他们就不能同这种报纸合作。

纵然是党的领袖集团中的某些权威，如果他们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无所畏惧地同他们展开斗争，不怕自己一时处于孤立和受到恶言中伤。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同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斗争时，李卜克内西在《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工作中采取调和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写信批评他，警告说，如果继续实行这种政策，将同该报断绝关系。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宣传内容、策略和风格等问题上，经常受到处于领袖集团多数的右翼分子的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展开斗争，终于说服多数领导人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并把少数顽固分子清除出党。

可是，有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曾经为不少资产阶级报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德国历史上有两个，一个是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1864—1871），一个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1879—1890）这是同一名称的不同时期的、不同立场的两种报纸。

纸撰写稿件，这该如何解释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即必须千方百计地占领有利的舆论阵地，为我所用，为宣传自己的信仰服务。特别是在工人报刊受到种种迫害、甚至不能存在的时候，他们就因各种关系，利用某些持进步立场或客观态度的资产阶级报刊。象普法战争期间，恩格斯就找到英国一家对军事新闻感兴趣的报纸《派尔—麦尔新闻》发表自己的《战争短评》。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报刊进行了具体分析，而不是一概排斥。他们一生中为之撰稿时间最长（1851年—1862年）、撰稿最多（500余篇）的一家报纸，就是美国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这份报纸支持废奴立场，拥护进步措施，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也采取较宽容的态度，所以，他们就大量为这份报纸撰稿，借以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欧洲先进工人阶级的声音。后来，反对废奴分子在报社内部占了上风，他们也就停止为它撰稿了。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资产阶级报纸的阶级面目是公开的，利用这些报纸多少传达工人阶级的声音，这就是一种胜利。这些报纸不象机会主义者把持的报刊那样，打着“工人报刊”的旗号欺骗工人阶级，如果他们同这种报纸合作，就等于助长了这种欺骗。所以，他们拒绝为这种报刊写稿，那怕是片言只语。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观点是多么鲜明，而斗争策略又是如何灵活。

作为无产阶级报刊活动家伟大典范的马克思恩格斯留给人们的又一个印象是：他们是人民最忠诚的代言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认为，报刊应该属于人民，报刊的使命应该“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

呼万应的喉舌。”^①报刊之所以承担如此崇高的使命，是因为它们“生活在人民当中”，“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②“人民的信任”是“报刊发展的创造力”，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③

恩格斯对十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虐待工人深表愤怒，为此，他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了一次极其周密、极其深刻的调查，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对英国资产阶级进行控诉。恩格斯对英国工人讲过这次调查的情景：

“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对你们的状况有足够的了解。我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你们的状况，研究过我所能弄到的各种官方的非官方的文件，但是我并不以此为满足。我寻求的并不仅仅是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抽象的知识，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④

① 马克思：《〈新莱茵报〉审判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75页。

② 马克思：《〈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7页。

③ 马克思：《摩塞尔记者的辩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34页。

④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任何时候都站在人民方面，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无限忠诚地做人民的代言人。他们坚持讲真话，写真事，勇敢地为贫苦人民喊出正义的呼声。马克思写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文章就是代表人民控诉政府当局的杰出文献。他冒着报纸被封闭的危险，为人民要求起码的生存权利。英勇悲壮的巴黎工人六月起义（1848年）失败以后，资产阶级报刊竭尽诬陷、诽谤、谩骂之能事，马克思为之写了《六月革命》一文在《新莱茵报》上刊出，其中有这样一段感人肺腑的文字：

“平民则受尽饥饿的折磨，遭到报刊的诬蔑，得不到医生的帮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流刑犯；他们的妻子儿女更是贫困不堪，他们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①

同样，当《新莱茵报》出版一年之后被迫停刊时，用红色油墨出版了最后一号，在《致科伦工人》一文中说：“《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②这句话岂止是一张报纸的告别词，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我们的政治遗言：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奋斗终生！

要为人民讲真话，要对人民讲真话，在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决非易事。在当时，不但统治阶级不允许揭示社会的真情

① 马克思：《六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57页。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科伦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19页。

实事，甚至无产阶级党的某些领导人也不希望把有些真实情况告诉群众，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恼怒。德国党的领袖李卜克内西的报道，“象朝霞一般火红，晴天一般蔚蓝”。^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夸张不实的宣传不断地提出尖锐的批评，并公开在党内予以揭露。他们还把爱捕风捉影的编辑莫斯特比作“一面风向旗”，风向略有改变，就“摇来摆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十分讨厌这种不老实的作风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主张，在不影响对敌斗争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尽可能通过报刊把事实真相告诉人民。恩格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马克思批判《哥达纲领》的一封信时谈到：“担心这封信会给敌人一个武器，原来是没有根据的。恶意的诽谤当然是借任何理由都可以散布的，但是一般讲来，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使敌人极为惊异，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能自己给自己奉送这类东西的政党该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呵！”^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主张，让人民坦率而公开地把报刊当作自己的讲坛，因为人民报刊直接依靠群众才有无比威力。1884年——1885年德国国会辩论航运津贴案，这是一个支持殖民主义的法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党团曾有意投赞成票。恩格斯建议《社会民主党人报》发动党员群众利用报纸讲话，批评党团的某些右倾言行。在群众舆论的压力下，党团终于投票反对俾斯麦的这个法案，坚持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立场。在此以前的1882年，党团内的右翼企图利用统治阶级在政策上的一时改变

①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3年6月12—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9页。

②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91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6页。